入蜀記/卷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。得報差通判夔州。方久病，未堪遠役，謀以夏初離鄉里。

六年閏五月十八日。晚行，夜至法雲寺。兄弟餞別，五鼓始決去。

十九日。黎明，至柯橋館，見送客。巳時至錢清，食亭中，涼爽如秋。與諸子及送客，步過浮橋。橋堅好非昔比，亭亦華潔，皆史丞相所建也。申後，至蕭山縣，憩夢筆驛。驛在覺苑寺旁，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。有大碑，葉道卿文。寺額及佛殿榜，皆沈睿達所書，有碑亦睿達書，尤精古。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，蓋佛後座大壁也。卒然見之，覺濤瀾洶湧可駭，前輩或謂之死水，過矣。縣丞權縣事紀旬、尉曾槃來。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，二鼓歸。原伯復來，共坐驛門，月如晝，極涼。四鼓，解舟行，至西興鎮。

二十日。黎明，渡江，江平無波。少休仙林寺，寺僧為開館設湯飲。遂買小舟出北關，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，夜無蚊。

二十一日。省三兄。

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，皆留兄家。

二十五日。晚，葉夢錫侍郎衡招飲，案間設礬山數盆，望之如雪。

二十六日。晚，芮國器司業曄招飲，同集仲高兄、詹道子大著亢宗、張叔潛編修淵。坐中，國器云：「頃在廣東作漕，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，性殘忍，每捕官吏繫獄，輒以石鹽木枷枷之，蓋木之至堅重者。每曰：『木名石鹽，天生此為我用也。』其後，石坐罪，竟荷校云。」

二十七日。

二十八日。同仲高出閶門，買小舟泛西湖，至長橋寺。予不至臨安八年矣，湖上園苑竹樹，皆老蒼，高柳造天，僧寺益葺，而舊交多已散去，或貴不復相通，為之絕歎。

二十九日。沈持要檢正樞招飲，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。晚出湧金門，竝湖繞城，至舟中。

三十日。

六月一日。早，移舟出閘，幾盡一日，始能出三閘。船舫櫛比。熱甚，午後小雨，熱不解。泊糴場前。

二日。禺中解舟。鄉僕來言，鄉中閔雨，村落家家車水。比連三年頗稔，今春父老言，占歲可憂，不知終何如也。過赤岸班荊館，小休前亭。班荊者，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，距臨安三十六里。晚，急雨，頗涼。宿臨平，臨平者，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，以錢塘江為水，會稽山為案，山形如駱駝，葬於駝之耳，而築塔於駝之峯。蓋葬師云：「駝負重則行遠也。」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：「誰似臨平山上塔，亭亭，迎客西來送客行。」則臨平有塔亦久矣。當是蔡氏葬後增築，或遷之耳。京《責太子少保制》云「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」是也。夜半解舟。

三日。黎明，至長河堰，亦小市也，魚蟹甚富。午後，至秀州崇德縣，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、丞右承直郎李植、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。舊聞戴子微云：「崇德有市人吳隱，忽棄家寓旅邸，終日默坐一室。室中惟一臥榻，客至，共坐榻上。或載酒過之，亦不拒，清談竟日。隱初不學問，至是間與人言《易》數，皆造精微，亦能先知人吉凶

壽夭，見者莫能測也。」因見吳令問之，云皆信然，今徙居村落間矣。是晚行十八里，宿石門，火雲如山，明日之熱可知也。

四日。熱甚，午後始稍有風。晚泊本覺寺前。寺故神霄宮也，廢於兵火，建炎後再修，今猶甚草創。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，飛橋小亭，頗華潔。池中龜無數，聞人聲，皆集，駢首仰視，兒曹驚之不去。亭中有小碑，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《醉翁操》，後自跋云：「見子瞻所作未工，故賦之。」亦可異也。

五日。早，抵秀州，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、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、方務德侍郎滋。務德留飯。飯罷，還舟小憩，極熱。謁樊自強主管、樊自牧教授、廣、抑皆茂實吏部子。聞人伯卿教授。阜民、茂德刪定子。二樊居城外，居第頗壯，茂實晚歲所築，尚未成也。隔水有小園，竹樹脩茂，荷池渺瀰可喜。池上有堂曰讀書堂。遊寶華尼寺，拜宣公祠堂，有碑，缺壞磨滅之餘，時時可讀，蘇州刺史于頔書。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，始作尼寺於此，其後灞、滻、澧兄弟又新之。後又有賢妹字意者，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。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。家譜澧作澧，賴此證誤，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。老尼妙濟、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，且言方新祠堂也。移舟北門宣化亭，晚復過務德飯。

六日。右奉議郎通判荊南呂援來，援字彥能。進士聞人綱來，綱字伯紀，方務德館客，自言識毛德昭。德昭名文，衢州江山縣人，居於秀，予兒時從之甚久。德昭極苦學，中年不幸病盲而卒，無子。綱言其盲後，猶終日危坐，默誦六經，至數千言不已。可哀也！赴郡集於倅廨中。坐花月亭，有小碑，乃張先子野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樂章，云得句於此亭也。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，二樊、呂倅皆在。大光字子充，瑩中諫議孫，居第潔雅，末利花盛開。

七日。早，遍辭諸人，赴方務德素飯。晚，移舟出城，泊禾興館前。館亦頗閎壯，終日大雨不止，招姜醫視家人及絢。

八日。雨霽，極涼如深秋。遇順風，舟人始張帆。過合路，居人繁夥，賣鮓者尤眾。道旁多軍中牧馬。運河水泛溢，高於近村地至數尺。兩岸皆車出積水，婦人兒童竭作，亦或用牛。婦人足踏水車，手猶績麻不置。過平望，遇大雨暴風，舟中盡溼。少頃，霽。止宿八尺，聞行舟有覆溺者。小舟叩舷賣魚，頗賤。蚊如蠭蠆可畏。

九日。晴而風，舟人懲昨夕狼狽，不敢解舟，日高方行。自至崇德，行大澤中，至此，始望見震澤遠山。午間，至吳江縣。渡松江，風極靜。癭庵竹樹益茂，而主人死矣。知縣右承議郎管鈐、尉右迪功郎周郔來。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《漁具圖詩》，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。《漁具》比《松陵倡和集》所載，又增十事云。託周尉招醫鄭端誠，為統、綯診脈，皆病暑也。市中賣魚鮓頗珍。晚解舟中流，回望長橋層塔，煙波渺然，真若圖畫。宿尹橋，登橋觀月。

十日，至平江，以疾不入。沿城過盤門，望武丘樓塔，正如吾鄉寶林，為之慨然。宿楓橋寺前，唐人所謂「半夜鐘聲到客船」者。

十一日。五更，發楓橋，曉過許市，居人極多。至望亭小憩，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，多陸種菽粟，或灌木叢篠，氣象窘隘，非楓橋以東比也。近無錫縣，始稍平曠。夜泊縣驛。近邑有錫山，出錫。漢末讖記云：「有錫天下兵，無錫天下清。有錫天下爭，無錫天下寧。」至今錫見輒揜之，莫敢取者。

十二日。早，謁喻子材郎中樗。子材來謝，以兩夫荷轎，不持胡牀，手自授謁云。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。晚行，夜四鼓，至常州城外。

十三日。早，入常州，泊荊谿館。夜月如晝，與家人步月驛外。綯始小愈。

十四日。早，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、通判右朝奉郎蔣誼、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。堅，文定公綱之子。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、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、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。伯達字兼善，瀛字子壽，皆未識。子壽仍出近文一卷。伯虎字子威，余兒時筆硯之舊也。至東嶽廟觀古檜，數百年物也。又小憩崇勝寺納涼，遂解舟。甲夜，過奔牛閘。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覬，至奔牛築壘，即此也。閘水湍激，有聲甚壯。遂抵呂城閘。自祖宗以來，天下置堰軍止四處，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。

十五日。早，過呂城閘，始見獨轅小車。過陵口，見大石獸，偃仆道傍，已殘缺，蓋南朝陵墓。齊明帝時，王敬則反，至陵口，慟哭而過，是也。余頃嘗至宋文帝陵，道路猶極廣，石柱承露盤及麒麟、辟邪之類皆在，柱上刻「太祖文皇帝之神道」八字。又至梁文帝陵。文帝，武帝父也，亦有二辟邪尚存。其一為藤蔓所纏，若縶縛者。然陵已不可識矣。其旁有皇業寺，蓋史所謂皇基寺也，疑避唐諱所改。二陵皆在丹陽，距縣三十餘里。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：「毛達可作守時，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，疑其盜，捕得之，

果發梁陵所得。」夜抵丹陽，古所謂曲阿，或曰雲陽。謝康樂詩云：「朝日發雲陽，落日到朱方。」蓋謂此也。

十六日。早，發丹陽，汲玉乳井水。井在道旁觀音寺，名列《水品》，色類牛乳，甘冷熨齒。井額陳文忠公所作，堆玉八分也。寺前又有練光亭，下闚練湖，亦佳境，距官道甚近，然過客罕至。是日，見夜合花方開。故山開過已月餘，氣候不齊如此。過夾岡，有二石人，植立岡上，俗謂之石翁石媼，其實亦古陵墓前物。自京口抵錢塘，梁陳以前不通漕，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，皆闊十丈。夾岡如連山，蓋當時所積之土。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，以有此渠耳。汴與此渠，皆假手隋氏，而為吾宋之利，豈亦有數邪？」過新豐，小憩。李太白詩云：「南國新豐酒，東山小妓歌。」又唐人詩云：「再入新豐市，猶聞舊酒香。」皆謂此，非長安之新豐也。然長安之新豐，亦有名酒，見王摩詰詩。至今居民市肆頗盛。夜抵鎮江城外。是日立秋。

十七日。平旦，入鎮江，泊船西驛。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、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、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、右朝奉郎陶之真、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、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。

十八日。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邨、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、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冲、焦山長老定圜、甘露長老化昭來。

十九日。金山長老寶印來，字坦叔，嘉州人。言自峽州以西，灘不可勝計，白傅詩所謂「白狗到黃牛，灘如竹節稠」是也。赴蔡守飯於丹陽樓。熱特甚，堆冰滿坐，了無涼意。蔡自點茶，頗工，而茶殊下。同坐熊教授，建寧人，云：「建茶舊雜以米粉，復更以薯蕷，兩年來，又更以楮芽，與茶味頗相入，且多乳，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。非精識者，未易察也。」申後，移舟出三閘，至潮閘而止。

二十日。遷入嘉州王知義船，微雨，極涼。

二十一日。

二十二日。郡集衛公堂後圃。比舊唯增染香亭。飲半，登壽丘普照寺終宴。壽丘者，宋高祖宅，有故井尚存。寺本名延慶，隆興中，復泗州，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，寓焉，因賜名普照寺，僑置僧伽道場。東望京山，連亘抱合，勢如繚牆，官寺樓觀如畫，西闚

大江，氣象極雄偉也。

二十三日。至甘露寺，飯僧。甘露，蓋北固山也。有狠石，世傳以為漢昭烈、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。石亡已久，寺僧輒取一石充數，游客摩挲太息，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。拜李文饒祠。登多景樓。樓亦非故址，主僧化昭所築，下臨大江，淮南草木可數，登覽之勝，實過於舊。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。容字子公，泉州人。此山多峭崖如削，然皆土也，國史以為石壁峭絕，誤矣。

二十四日。

二十五日。早，以一豭、壺酒，謁英靈助順王祠，所謂下元水府也。祠屬金山寺，寺常以二僧守之，無他祝史。然牓云「賽祭豬頭，例歸本廟」，觀者無不笑。初，紹興末，元顏亮入寇，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，禱於水府祠，請事平奏加帝號。既而不果。隆興中，虜再入，有近臣申言之，識者謂四瀆止封王，水府不應在四瀆上，乃但加美稱而已。廟中遇武人王秀，自言博州人，年五十一，元顏亮寇邊時，自河朔從義軍，攻下大名，以待王師，既歸期，不見錄。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，歔欷不已。是晚，欲出江，舟人辭以潮不應，遂宿江口。

二十六日。五鼓發船。是日，舟人始伐鼓。遂游金山，登玉鑑堂、妙高臺，皆窮極壯麗，非昔比。玉鑑，蓋取蘇儀甫詩云：「僧於玉鑑光中坐，客蹋金鼇背上行。」儀甫果終於翰苑，當時以為詩讖。新作寺門亦甚雄，翟耆年伯壽篆額，然門乃不可泊舟。凡至寺中者，皆由雄跨閣。長老寶印言：「舊額，仁宗皇帝御飛白。張之，則風波洶湧，蛟鼉出沒，遂藏之寺閣，今不復存矣。」印住山近十年，興造皆其力。寺有兩塔，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，以薦其先者。政和中，寺為神霄宮，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，謂之鬱羅霄臺。至是五十餘年，印始復為塔，且增飾之，工尚未畢，山絕頂有吞海亭，取氣吞巨海之意，登望尤勝。每北使來聘，例延至此亭烹茶。金山與焦山相望，皆名藍，每爭雄長。焦山舊有吸江亭，最為佳處，故此名吞海以勝之，可笑也。夜，風水薄船，鞺鞳有聲。

二十七日。留金山，極涼冷。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，為天下第一。

二十八日。夙興，觀日出江中，天水皆赤，真偉觀也。因登雄跨閣，觀二島。左曰鶻山，舊傳有栖鶻，今無有。右曰雲根島，皆特起不附山，俗謂之郭璞墓。奉使金國起居郎范

至能至山，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。至能名成大，聖政所同官，相別八年，今借資政殿大學士、提舉萬壽觀、侍讀，為金國祈請使云。午間，過瓜洲，江平如鏡。舟中望金山，樓觀重複，尤為鉅麗。中流風雷大作，電影騰掣，止在江面，去舟財丈餘，急繫纜。俄而開霽，遂至瓜洲。自到京口無蚊，是夜蚊多，始復設幮。

二十九日。泊瓜洲，天氣澄爽。南望京口月觀、甘露寺、水府廟，皆至近。金山尤近，可辨人眉目也。然江不可橫絕，放舟稍西，乃能達，故渡者皆遲回久之。舟人以帆弊，往姑蘇買帆，是日方至。檣高五丈六尺，帆二十六幅。兩日間，閱往來渡者，無慮千人，大抵多軍人也。夜，觀金山塔燈。